

閑

家

編

閑家編卷之八

黔南王士俊犀川氏輯

男秉鈞校字

寧清

家壺女式

婦道母儀始於女德。自古在昔。未有女無良而婦
淑者也。亦未有爲母而賢者也。夫女之未歸。猶金
之沈沙玉之在璞。顧光輝必有所發。精神必有所
露。爲幽閒爲端莊爲貞靜。其善也。先知之爲浮薄。

爲險刻。爲悍潑。其惡也。先知之。是在爲父母者而
已。蓋取彤管芳徽。儀型朗揭者。無間昕夕。詳示之
乎。纂女式。

一孝女。女未適人。與子同道。孝子難。孝女爲尤難。世
俗女子在室。自揣若寄。子道不修。豈其可哉。今錄
爲例者四人。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公
有女五人。無子。孝文帝時。公有罪當刑。詔繫長安。會

逮公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繫悲泣。隨之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其意。淳于公竟得免焉。

生男未必有益。顧用情何如耳。若緹繫者。雖謂之有子可也。故千載名垂青史。爲人子者。可以媿矣。

叔禕禱疾

羊氏名叔禕。南蘭陵人。蕭矯妻。性至孝。居父喪。哭輒

吐血母常有疾。叔禕日祈禱。忽見一人。自稱枯桑君。曰。若母無患。今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心真則事誠。事誠則神應。叔禕之感枯桑君。所以禱之者誠也。人孰無父母哉。讀羊氏傳。可以媿矣。

袁氏同焚

袁氏女元。溧水人。年十五。其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癰。瘕卧於床。女事母極孝。至正中。兵火延其里。鄰婦強女出避。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遂入室抱母。力不

能出共焚而死。

袁氏以孱弱女子，抱病廢之母以出，豈不量力。意甘同死，不忍使母之獨死耳。道固當爾，則殺身乃所以成仁也。

康女乳弟

康孝女明濟源人。父友賢年老無子，擇王珏入婿。女勸母納妾生子，而乏乳。女亦生女，遂舍之。乳其弟曰：吾父老矣，女可得而弟不可再得也。母嘗遭疾甚，女嘗糞甘苦，夫早沒，誓不再適。時人稱之。

康女事親之孝。愛弟之友。從夫之貞。是謂三不可及。

二烈女。女子之道。守正俟求。不惟從一而永終。亦須待禮而正始。命之不穀。時與願違。朱顏無自免之術。白刃豈甘心之地。然而一死之外。更無良圖。所謂舍生而取義者也。今錄爲例者三人。

奉天二寶

奉天寶氏有二女。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少有志操。皆美姿容。唐永泰中。群盜數千人。剽掠其村。二女

匿岩穴間盜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卽投崖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折足破面流血群盜舍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永免其家丁役

奉天二寶彰彰載籍問古今稱烈女矣及考史志諸書如瓊州二韓眉山二師膠州二王長沙二尹嘉興二錢皆遇盜不辱節義成雙而女非同姓又紛紛不可勝書嗟夫亂離婦女委身於兵刃寄命於蓬蒿逃無所徃生難自存亦可悲矣堯舜在上

寧有是哉。則亦閨閣之幸也。

詹氏全親

詹氏女。宋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破蕪湖。女嘆曰。父子俱無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執其父兄。將殺之。女泣拜曰。妾雖窶陋。願相從。贖父兄命。不然。且同死。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之曰。亟走。無相念。我得侍將軍足矣。從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入水中。死。賊相顧駭嘆而去。

儒有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故聖人貴德。

尤貴有才之德。詹女委曲數言。忍死數里。而父兄俱脫於兵刃之下。向使罵賊不屈。閤門被害。豈不烈哉。而一無所濟。智者惜之。若詹烈女。可爲處變才矣。

倪女被刺

倪氏。後魏涇州人。許嫁彭老生。家貧。常自谷汲以養父母。老生往犯之。不從。老生曰。汝終不爲吾婦耶。女曰。女道正終。婦道正始。禮未及成。何得相辱。老生苦相逼。女變色堅拒。老生怒而刺之。女曰。我所以執節。

自固正爲君守身不敢苟從耳。君乃見殺耶。言訖而絕。老生遂論死。詔旌其墓曰貞女。

倪女賢乎哉。固吾夫也。而合巹未行。寧死不爲苟合之事。况非其夫者乎。彼窺穴踰牆者。其夫耶。非耶。

三貞女。女子守身如持玉卮。如捧盈水。心不欲爲耳。目所變迹。不欲爲中外所疑。然後可以完堅白之節。成清潔之身。何者。丈夫事業在六合。苟非嬖倫。小節猶足自贖。女子名節在一身。稍有微瑕。萬善

不能相掩。然居常處順。十女九貞。惟夫消磨糜爛之際。金久鍊而愈精。滓泥污穢之中。蓮含香而自潔。爲尤難也。今錄爲例者一人。

韓氏從軍

韓氏保寧人。年十七。元末遭明玉珍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男子服。混處民間。旣而被虜。居兵伍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也。後遇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猶然女身。稱爲韓貞女云。

慷慨以全節。勇者事也。明哲以全身。智者事也。死

者無可奈何之見者耳。苟取義不必舍生。聖人豈貴死哉。若韓氏者。權而不失其正者也。

四廉女視利如塵垢。若將浼焉者也。今錄爲例者一人。

季女却錢

曹修古知興化軍。卒於官。貧不能歸葬。賓佐贈錢五十萬。妻欲受之。季女泣白其母曰。我先人在未嘗受。賓佐餽遺。奈何以賻錢累其身。後母從之。盡卻不受。父之廉見信於女。女愛父以德。寧不能歸葬而不

受賓佐之贈焉。此豈世俗之見所能及哉。禮喪有
賻。孔孟亦所不辭。吾未見女子之狷介如是者。故
錄之以示訓焉。

右女式一類。纂呂氏叔簡閨範及叅附已見

婦式

婦人者。伏於人者也。逃稽往牒。溫柔卑順。乃事人之性情。純一堅貞。則持身之節操。至於四德。尤所當知。四德備。雖才拙性愚。家貧貌陋。不能累其賢。四德亡。雖奇能異慧。貴女芳姿。不能掩其惡。纂婦式。

一助夫之婦。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義婦順。家之福也。故擇婦之賢者。以示訓焉。使知刑于之化。不獨責之丈夫。而同心協德。內飲亦有力焉。今錄

爲例者五人

卻缺如賓

晉冀邑人卻缺。夫婦相敬如賓客。一日缺釋其妻。饁持食奉夫。甚謹。缺亦飲容受之。晉大夫曰季。過而見之。載以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能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夫婦非踈遠之人。田野非几席之地。饁餉非獻酌之時。卻缺夫婦。敬以相將。觀者欣慕焉。則事事有容。在在不苟。可知矣。余嘗謂閨門之內。離一禮字。

不得而夫妻反目。則不以禮節之故也。卻缺夫婦真可師哉。

樂羊子妻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羊子行路。嘗得遺金一餅。與其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金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於野。嘗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故也。妻乃引刀就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之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